

竹宴小生◎著

FENG
HUANCHAO

凤还朝

高人气玄幻小说作者
竹宴小生

年度全新古言力作

看江山朝堂、武林正邪风起云涌
看机关算尽、生死瞬间谁为王者

三千繁华三千梦 三千宏愿三千重
莫问生死三般若 黄粱梦醒总是空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

公司

凤还朝

FENG
HUANCHAO

竹宴小生◎著

上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竹宴小生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还朝: 全2册/竹宴小生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2.7

ISBN 978 - 7 - 5470 - 1856 - 9

I. ①凤… II. ①竹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8503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35mm

字数: 400 千字

印 张: 31

出版时间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 旭 刘继科

策划编辑: 吕晶晶

装帧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ISBN 978 - 7 - 5470 - 1856 - 9

定 价: 45.00 元 (全二册)

联系电话: 024 - 23284090

传 真: 024 - 23284521

E - 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www.chinavpc.com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 - 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316 - 3656029



上册

【 楔子 】

第一卷

- 【 第一章 】 一见君子误终身 · 5
- 【 第二章 】 桃花初绽水寒波 · 18
- 【 第三章 】 镜花水月照乾坤 · 34
- 【 第四章 】 君情妾意东西流 · 49
- 【 第五章 】 云开月明凤归巢 · 57
- 【 第六章 】 流水有意花弄情 · 77
- 【 第七章 】 江南烟雨孤雁飞 · 91

第二卷

- 【 第八章 】 长天月下红袖香 · 101
- 【 第九章 】 琼台玉楼珍宝宴 · 125
- 【 第十章 】 水碧山青入画来 · 135
- 【 第十一章 】 岁寒期约无相缺 · 149
- 【 第十二章 】 别后再会事变迁 · 158
- 【 第十三章 】 红绡香舞重楼鸳 · 174
- 【 第十四章 】 归时还拂桂花香 · 210



下册

第三卷

- 【 第十五章 】 蓬莱枉觅瑶池路 · 231
- 【 第十六章 】 风满蓬莱潮欲来 · 258
- 【 第十七章 】 英雄少年赏剑台 · 270
- 【 第十八章 】 神藏鬼伏能千变 · 297
- 【 第十九章 】 论心执手与同归 · 309
- 【 第二十章 】 望断归途各云霄 · 327

第四卷

- 【 第二十一章 】 前村月照半江水 · 345
- 【 第二十二章 】 凤临宫阙尽霜天 · 377
- 【 第二十三章 】 何事冬来雨打窗 · 395
- 【 第二十四章 】 昆山玉碎凤凰啼 · 412
- 【 第二十五章 】 山回路转又见君 · 428
- 【 第二十六章 】 何处天涯不是家 · 443
- 【 第二十七章 】 散尽浮云落尽花 · 457
- 【 第二十八章 】 何处清风不旧家 · 478
- 【 番外 】 481

楔子

凤还巢，又有凤还朝。
前朝公主，能否归朝。
当世流落，谁为归宿？

大元崇远年间，孝武帝元青废弃朝纲，偏宠一妃，以致朝野内外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

崇远七年，各路兵马揭竿而起，一时间风云突变，其中以乔州军少年将军凤以林气势狂盛，挥兵北上，将大元朝从都城景安生生赶至北海一隅。

同年乔州军大将凤以林称帝，改元为庆，号凤帝。凤帝时年将及冠，人称：少年凤帝。

深夜的北海浪潮汹涌，十几艘船入夜便下了海。

海岸上无数的兵马停在岸边，火折子照得夜间的北海岸格外的绚烂，那为首的大将问身侧的副将，“凤帝说，这玄天八卦便在海上逃兵手中，速速追赶”。

“就差一艘船了。”那副将眼望北海，目中熠熠生辉，“凤帝神机妙算，这一役保准叫元青那厮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元青正坐在船舱中，身侧有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，她面露幽光，握着元青的

手，“皇上，我们要怎么办？”

望着环伺身周的众儿女，他的心微微疼痛，今日，真的是一人都逃脱不了吗？

这时元青的目光落在了那最年长的女孩身上，她低垂着眼，虽也在默默抹泪，却并不像其他兄妹一样哭得这般惨烈。皇长女……自己的大公主……

心思一动，元青走过去一把拉起她。

元袖呼痛，只见元青将一只八卦放入她怀中说，急促地说：“你们众兄妹中，独你会水，速速带着它逃走。”

“父王，我不要……”元袖慌忙跪下，自小好水不代表她愿意抛弃父兄姐妹独自一人离开。

“听父王说。”元青见时间已来不及，强行将元袖拖往舱外。

背部生疼，被破裂的船板甚至刮出了皮肉，但终究敌不过此刻被独独抛下的痛楚，元袖终于哭喊出来，“父王……”

“父王初称帝之时，有一位神算子曾经给了父王这八卦，论解此八卦可换天下，来日，你当解此卦复我大元……寻回我大元遗脉，切记！”

北海岸边的火光冲天。越来越近的战船让元青的表情狰狞起来，他扯住元袖的头发，大声道：“给我记住！”一把将她推入水中，元袖在水中扑腾了几下，还是奋力地向远处游去。看着远去的元袖，元青稍稍心安。

哪怕元袖无光复大元之日，他也泉下无憾矣，至少保留了他大元血脉，只可惜元袖不是男子啊……

是夜，大元朝末帝亲焚了那条船。

大军围上之时，已是人亡船毁，凤帝听闻此事后扼腕哀叹，赐这大元朝最后一位皇帝谥号：孝武帝。

玄天八卦却不见踪影，也成了少年凤帝心中一根拔不去的刺。

第一卷

FENG
HUANCHAO





第一章 一见君子误终身

年少荣光，已不得见。

逍遥峰。地狱门。

苏袖打开门，收拾了因昨夜噩梦而疲惫不堪的心思，就着水梳洗打扮了一番。

门里的兄弟们经过她身边的时候，都笑着说：“袖儿姑娘，你还不回去伺候门主，小心挨骂啊？”

苏袖连忙放下手中的帕子，一张清秀的小脸蹙在一起，“哎哟……抱歉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如今这地狱门门主的侍婢，顾名思义，侍婢侍婢，便是要服侍对方的小婢女。年方十八岁的苏袖最擅长的便是扮可怜相。比如，如今面对一盆水，那张微微下垂的眼睑，衬着眼底一枚小痣，若是再微微苦笑一下，很是招人怜爱。

她对着水再次收拾了下自己的仪容，然后轻轻说：“不就是做个噩梦吗？苏袖你要振作起来。”

话虽如此，心情却还是有些低落，好些年没梦见前朝的事情了，险些因为在逍遥峰上的平淡日子淡忘了那些过往。她摸了摸脖子上的玄天八卦，舒了口气，只要这东西还在，自己的命还在，就还有机会。

三步并作两步，苏袖跑到了中堂后的一间隐秘的大屋，屋上匾额雕着大字“左右”这左右居便是门主萧茗居第，她在门外深吸几口气后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半晌无声，终于，一个嘶哑深沉的声音在门内响起，“进来。”

她小心地推开门，快速地打了盆水入了房间。

那男人缓缓从床上坐起，低垂着头，一头长发直直地披在脑后。

苏袖轻声说：“门主，奴婢服侍您起床。”

这句话，苏袖说了十年，似乎早已习惯了自己这身份，她偷偷看了眼萧茗，随后便小心地低下头去。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，做好一个侍婢，苏袖颇有心得：装柔弱、扮可怜、要听话。

凡事以主子的事情为尊，凡事不要以下犯上，凡事更要小心翼翼。虽然极有可能被主子忽视，但那绝对是最好的结果。

苏袖才不希望受人瞩目，虽然自己长了张不太容易让人忽视的脸，但慎行事，绝对没有坏处。

现在面前坐着的就是自己的主人，也就是她贴身服侍了五年的地狱门门主萧茗。这位主子，最不好伺候了，梳子在长发上梳过，苏袖忽然有了些许失神。

十年前，她快要力竭而亡，在海中扑腾着，眼瞧着岸边越来越远，可意识却越来越模糊。当时还是北海水路寨主的水运寒阴错阳差地将她捡了回去。

水运寒说初见这小姑娘，便被那天然的泪眼吸引，大抵可以说其天生的眸中含水，眼中带情。不由自主地便带着她回了地狱门。

已少年得志的地狱门门主萧茗便见着水运寒领着个女孩，那是元袖第一次见萧茗，只见这男子一脸的阴郁，藏在灯下，身影拉得许长。

萧茗的气势非同一般，若只是常人恐怕此时早已战栗起来。然元袖刚刚经历过人生最悲痛的事，一张秀气至极的脸木然地看着萧茗。

“来我地狱门便需做鬼，你肯吗？”萧茗藏在暗黑色面具下的脸，只余了凛冽的目光看着元袖。

从未见过如此黑暗的人，似乎从地狱里再度爬起，那一刻，元袖觉着，原来世间不是她一个人如此悲痛，因为她透过这个人，看见了那颗心满是疮痍。

元袖当时想，王朝覆灭、国破家亡。唯自己独活世间，自己本来就是不该存活的鬼，是缕还残存了意识的魂魄而已，这肉体只是为了父王当初留下的话而活着。

她的手揪紧了自己的衣领，里面正是自己偷偷收好的玄天八卦，一颗心又开始鲜活起来，扑通扑通跳得愈加厉害。

抬眼与萧茗四目相对，她赫然跪在地上，分外坚定地说：“愿意，我愿意。”

萧茗微怔，看了眼水运寒，“很好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元……奴婢叫苏袖。”元袖伏在地上，湿漉漉的身体冰寒的心，那一刻，她什么都不要了，再不是那荣华富贵的长公主，再不是那受尽荣宠的皇家子弟。

她元袖，做什么都无所谓了。

“咳。”感觉梳子在自己的发间停了很久，萧茗咳了一声，将苏袖唤回了神。

她这侍女，没有别的毛病，就是比较爱发呆。

十年间，地狱门在江湖中一鸣惊人，萧茗凭一己之力力战群雄，生生将江湖正派打得无还手之力，从此，地狱门成了江湖第一大派——第一大反派。

正派之息尚存，萧茗一统江湖之心未成。也就在此时，江湖中迅速崛起一个正派统领，名曰九天门。与地狱门在这五年间，分庭抗礼。权势之大，能力之强，成为萧茗心中一根始终拔不掉的刺。

少年成了如今的男子，小童也成了少女。

他抬起头，一张近乎半残的脸印入苏袖的眼帘，任苏袖即便是铁疙瘩做的心也微微刺痛，忙乖巧地回答：“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”

半边阎罗面，半边玉郎颜。这是江湖中给予萧茗的评价，很多中立或者邪派女子都曾经对萧茗示好，大凡见过他本人的，都感慨，若是没有了那半边阎罗面，此人亦可与当今武林惜香公子白锦、九天门云连邀、江南墨门阴墨华、思慕侯司徒空山等相媲美。

当然，谁家少女不怀春，苏袖心里也喜欢过萧茗。或者也是这么长时间的贴身照料生出的淡淡情愫，随着时间越长，就越情根深种。虽然在她看来，有些痴人说梦，因为她从未见过萧茗对谁假以颜色，除了地狱门的圣主子绯夕烟。

萧茗微微嗯了一句，就由着苏袖替他穿衣束发，最后，缓缓将那个暗黑色的面具小心地系在脸上。他的脸，若没有这些伤痕，应是极为完美的。苏袖曾经想过无数次萧茗的脸是为何成了如今这般，始终得不解。

这些年，萧茗脸上的伤似乎有渐重的趋势，然苏袖也只敢揣测一下，以她的地位及身份，是不敢过问的。

苏袖缓缓关上门，透过窗棂，再次看到门内那背影，略显孤寂，就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抱着别人拜托自己缝补的衣裳回到那简陋小屋。耳听着四方言语，阳光下，也算惬意。

“袖儿姑娘！李大婶家孙子最近有些咳喘，你能不能去门主那儿帮忙求些好药，我们做下人的是不太敢开口的。”

苏袖笑语嫣然，拾裙而上，将方才收的那件衣裳放在自己的筐里，坐在台阶上开始缝补起来，口中跟着应道：“是，我下午去收拾屋子的时候直接取来就好，这事情主子不太管的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就听东南方蹬蹬蹬传来急促的跑步声，苏袖放下手中的衣服，缓缓叹了口气，耳旁一声大哭，就看个伶俐丫头扑了过来。

要说这女子是谁，大约算是苏袖在地狱门中最好的朋友，也就是风堂堂主风子轩的表妹杨眉儿。眉儿这一颗心基本上全挂在风子轩身上了，只可惜风堂主却是个风流胚子，拈花惹草不说，时不时还想要娶进个娘子，可愁坏了眉儿。

所以苏袖很确定，此时眉儿定是要与自己大哭大闹，诉说风堂主的不是的。

果不其然，她拉着苏袖胳膊开始号啕：“呜呜……袖儿你替我评评理，我到底哪里比不过传姬那丫头？”

苏袖坐着是稳若泰山毫无所动，手上这针线活还在继续，软言安慰，“你风哥哥故意让你吃醋呢。”

“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哪回他不是让我伤透了心？”杨眉儿抹掉眼角的泪，坐直了身子，看苏袖手起针落，穿起那破损处的布料，不觉微微叹了口气。

苏袖搁下针，也跟着叹了口气，“大小姐，你说这种问题我要如何与你说？我自己的那点儿事都没解决利落。好歹风公子正妻之位不是一直替你留着吗？”

杨眉儿一想这处境，不觉心宽，托着腮扭过头看着苏袖说：“说来也奇怪……明明有个英俊儿郎水堂堂主水运寒这般喜爱你，你却偏偏喜欢门主，虽然门主夫人这位置谁都觊觎，但没人真心喜爱那半张残的脸吧……”

话刚出口，苏袖就立刻捂住她喋喋不休的嘴，面红脖子粗地说：“我的姑奶奶，人多嘴杂的要是被门主听见了你还想活不想活？”

杨眉儿支吾半天，扯开了苏袖的手，压低了嗓音问：“不会那么巧吧？”

苏袖戳了下她的额头，紧张地说道：“幸好你有个风堂主做靠山，否则早被自己这张嘴给害死了。”

微微白了她一眼，苏袖的声音低了下来，“我与你说，我早死的娘告诉过我，长得好看的男人都太风流，瞧你家风子轩便晓得因由。我便是喜欢长得丑的，唔，不对，其实门主也没有那么丑吧？”

她的右手捧在心口，那里居然真的随着自己的想象扑通扑通地跳着，一想起每次门主沐浴时候的身材，便有鼻血外喷的冲动。

“可是我听下面人说，门主将那面具摘下来，可吓人了。”杨眉儿偷偷地问。

苏袖睨了她一眼，又垂下头去缝衣裳，淡淡地回答：“我服侍门主五年多，早就习惯了。”

苏袖挠了挠头，决心继续用自己的苦安慰下伤心欲绝的杨眉儿，“哎，再怎么说我也就只能想想而已，门主心里不是早就有绯夕烟圣主子了吗？哪里还轮得到我。”

杨眉儿苦苦的脸终于喜笑颜开，“我真是每次都需要从你这寻些安慰的。”

“我这好友，便是在你失落的时候用自己的经历来抚慰你。”苏袖再轻轻地一挑，衣裳已是缝补完毕。

“你说……你怎么就喜欢那个人呢？”杨眉儿不解。

苏袖也不解。

若论长相，的确萧茗比之水运寒是远远不如。苏袖曾经不止一次地揣测，当那半张残损的颜貌恢复的时候，会是如何的惊艳绝伦。然则，这也只能存在于苏袖小小的想象里。事实上大部分女子若只见那半边脸皆会面红耳赤，却在下一刻尖叫战栗。

这便是萧茗给外人的观感。

苏袖琢磨了下，这事儿吧，得从五年前说起。

五年前的苏袖不过是个不太懂情的总角丫头。

一树春华，灿烂如昔。苏袖站在树下，努力地向上爬着。

眼瞧着这地狱门内男男女女都学了点武艺开始卖弄，而自己因不太招重视，只能被丢在小角落里，肚子饿了便想办法去寻些吃的。虽然十分渴望能与其他人交流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地狱门的人，总缺几分温情，想要上进只有靠自己

努力。

唯一能对她好的水运寒，却因为当时被提拔为北海分舵舵主，常年不在逍遥峰上。

好在苏袖总是善于安慰自己，无助的时候一个人爬上树，透过茂密枝叶看远山如墨，天水迢迢。凉风徐徐，心灵稍安。待得久了便会在树上睡过去，那日也正是酣意正浓的时候，突然听见一声轻微的树叶摇动，还未有所反应，便被紧紧捂住嘴巴。

她惊出了身冷汗，仓促之余只能斜眼看去。借着靡靡月光仅能瞧见那半面绝世芳华魅惑众生的颜貌，顿时傻在了原地。

这是……门主？他上树做什么？

因着眼中的疑问甚多，他却扭过头来示意性地摇了摇头。甚至就在听见庭中传来脚步声时，目露凶光，手底加重，苏袖瞳眸陡大，以为自己就要死在萧茗手中。仓皇之余她只有紧紧揪着萧茗的衣裳，却是动也不动。对方必是不想自己行藏被人发觉，那么自己若是有半分举动，肯定就是立毙当场的结局。

她承认那个时候自己很没用！经历过生死的自己，也在这分外紧张的时刻，憋出了两滴眼泪。顺着眼角滑到了萧茗掌心之中。

“曹新，你快些带我下山吧。”

庭中忽然传来了人声，萧茗的手忽然停住，凝神听着下文。而苏袖也因此得了些喘息的空间，却丝毫不敢让下方觉察出什么，以至于还是将自己憋得面红耳赤。

这声音……是个女孩子的声音？

萧茗只微微扭了下头，见其还是比较乖顺，也不再那般强硬，微微松开了些手劲。

那个被唤做曹新的停下脚步，低声说：“圣主子你可千万别再缠着我了。要是被门主知道我的身份，可就完蛋了。”

“我不说你不说谁知道呢？哼，早就觉着地狱门不好玩了，而且……”这女子声音忽然一低，“其实我知道你是外面来的人，反而有些高兴呢。你看你教了我那么多，我怎么会出卖你？”

“唉……”曹新叹了口气，忽然用极为认真的口气说道，“在下还需在地狱门待上数年，只怕还是无法带你下山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等！”

圣主子就是地狱门内特立独行的存在，名叫绯夕烟，她的父亲绯南楼便是上任门主。而地狱门传与萧茗之手时，绯南楼为免自己女儿受到委屈，又特意架设了这么个凌驾于门主之上的尊位。圣主手持地狱令牌，可任意调令地狱门中任何一人，包括门主。

绯夕烟的这声“我等”格外清脆，在这寂静的夜中若炸开的一朵烟花，甚是惊人。圣主子……居然与外来奸细有所勾连，其心心念念居然想要离开逍遥峰。

苏袖颇为复杂地斜睨了眼萧茗，只见其双唇紧抿，看不清眼底情绪。

树下二人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，未过多久便自散去。苏袖却是颤抖了下，一动不动地稳坐在树干上，直到萧茗轻咳了声，被其揪着脖子就这么下了大树。

后背被狠狠砸在树上，她轻声呼痛，早已是浑身出汗，湿透了全身。

“你是哪处的丫头？”萧茗的眸内冷酷无情，声音沙哑低沉，一句话下又是将手搁在了苏袖的脖颈间。

“据说是暂归北海分舵水舵主门下，不过这些年也没有分配什么具体事宜。所以奴婢也不太知晓。”

苏袖深吸了口气，心道不妙，这桩事又不是自己想特意听来的，谁晓得绯夕烟那位天之骄女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学别人离家出走携款私奔，这不是要了她的老命吗？

但她不敢多说，也明白这东西真不是听听就算，只好垂眉顺目地低下头，发扬自己的生存法则，冷静地说道：“奴婢平日里没什么好去处……没料睡在这里也出了差池。”

死，会死吗？

但是自己还有那么多未完的事情，想要去做的。她的手揪紧了自己的衣领，脖子好疼、好疼！用尽全身力气在那强压之下抬起头。

二人皆是一愣。

萧茗是看清了她的形容。这女娃面白如玉，像一盏晶莹剔透的瓷娃娃不染尘俗；眉眼柔顺，若三月春光照人明媚。而最让他惊异的，却是她周身有一种自然流露出的尊贵气质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学得出来的。哪怕衣着陈旧、毫无装点，在月华之下，还是绽出了脱俗的美。

萧茗的手忽然像灼烧了一般火热，是方才她的泪水滑过自己的掌心的位置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奴婢名叫苏袖。”

话刚落音，她又是一声惊呼。只见萧茗忽然扯去面上罩着的面具，整个人贴了上来。用粗糙的唇狠狠地堵上自己的，瞬间吞去了她的尾音。

狂风肆虐、风卷云残。恐怕没有任何词可以形容此刻苏袖的感觉，她只觉自己被紧紧拥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，而那明明这般令人恐惧的面贴得那么紧，自己却毫无异样的感觉。内心深处，温情却散至了身体五脉。

这个人，一定很寂寞吧。

听闻他自小就喜爱那位大小姐，绯夕烟。

突然她觉着这个令众人毛骨悚然的门主不再那么可怕。他也有自己爱的人，他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呐。

只是她苏袖在此时，早已不是那大元公主，连在地狱门中都没有什么人呵护。被不算温柔地对待着，那只勒住自己脖子的手越发地紧。

忽然他停住那肆虐的吻，低声问：“害怕吗？”

明眸微张，红唇轻启，苏袖那一刻的心神就像是被夺去了一样，痴迷地盯着面前的男人。

“不怕……”

萧茗信了。那双眼睛没有骗人。

他后撤几步，伸手一勾，面具回到手中。

“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”

夜色阑珊，月光温柔。苏袖豁然捂住自己的嘴，娘亲，她的初吻就这么葬送在这位萧大门主手上，想她堂堂大元朝公主的一颗心便这么给算进去，委实太过哀怨。

从回忆中撤回了思绪。苏袖叹了口气。

为了满足萧茗那刁钻的习惯，更为了让自己能在地狱门里活得更好，她在好好服侍萧茗这件事上，专注到了极点，以至于自己的心，在五年的点点滴滴里，愈加沉沦。

萧茗这人么，虽然外表是很能起到威慑作用的，但只有待在他身边五年有余